墉城集仙錄/卷03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目錄

墉城集仙錄

◀上一卷

卷三

下一卷▶

雲華夫人

雲華夫人者，王母第二十三女，太真王夫人之妹也，名瑤姬，受徊風混合萬景練神飛化之道。嘗遊東海還，過江之上，有巫山焉，峰巖挺拔，林壑幽麗，巨石如壇，平博可玩，留連久之。時大禹理水駐其山下，大風卒至，振崖谷隕，力不可制，因與夫人相值，拜而求助，即敕侍女授禹策召百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魔大翳庚辰童律等助禹斬石疏波，決塞導厄，以循其流，禹拜而謝焉。禹嘗詣之於崇嶽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為石，或倏然飛騰，散為輕雲，油然而止，聚為夕雨，或化遊龍，或為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視也，不知其常也。禹疑其狡怪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矣。其有稟氣成真不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金母之女也，昔師三元道君，受上清寶經，受書於紫清闕下，為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王映之臺，隱見變化，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是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在人為人在物為物，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復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瑤宮瓊闕森然暨天，靈官恃衛不可名識，師子抱闕天馬啟塗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瑤臺之上。禹稽首問道，召禹使坐而言曰：「夫聖匠肇興，剖太混之一樸為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

包散之以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成歲紀，兌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險易，城郭以聚民，兵械以衛眾，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兇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也。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霆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清氣浮乎上而濁氣流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天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兇之感，窮達之期，此者廩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之為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而物不可存也，非修而道不可致也。玄老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而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失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何一物不止於道也哉！長久之要者，乃天寶其玄，地保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誌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入太微。』則雲輪上征，神武抱關，振衣瑤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在西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聘龍遊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山精司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颿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厄塗而無所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何以導百谷而浚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潛汝之誌，亦將授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千邪，檢馭群兇，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耶。吾所受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咤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行地，顛倒五星，九租存身，與天相傾也。」因令侍女陵容華命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焉，禹拜授而去。又得庚辰虞余之助，遂能導波決川，成其功，尊五嶽，別九州，而天錫玄圭，以為紫庭真人也。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王不能訪以道要，以求長生，築臺於高唐之館，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宋玉作《神女賦》以寓情荒淫，托詞穢蕪，高真上仙豈可誣而降之也。有祠在山下，世謂之大仙，隔峰有神女之石，即所化之身也。復有石天尊神女壇，壇側有竹，垂之若簪，有槁葉飛物著壇上者，竹則因風而掃之，終歲瑩潔，不為之汙楚，世世祀焉。

太微玄清左夫人

夫人者，乃太微之上真也。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眾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吟北淳宮中，歌詞曰：「郁藹非真墟，太無為我館。玄公豈有懷，縈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岸。寂寂無濠涯，暉暉空中觀。隱芝秀鳳丘，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回素旦。瑯華繁玉宮，綺葩淩巖粲。鵬扇絕億嶺，拊翮扶霄翰。

西庭命長歌，雲璈乘虛彈。八風纏綠宇，叢煙豁然散。靈童擲流金，太微啟璧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揮袂贊。玄玄扇景暉，曄曄長庚煥。超軿聳明刃，下盼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為棲林澗。」是夕眾降，太元真人述玄清宮中之事，因吟此章，皆上清內修得真之旨，以用和神也。夫人諸經傳別未顯名氏事跡也。

東華上房靈妃

靈妃者，方諸宮有東華上房，乃靈妃所理之處。亦天真之高位，將是太帝之左右相也，其詞曰：「紫桂植瑤園，朱華聲萋萋。月宮生蕊泉，日中有瓊池。左拔〈音跋〉圓靈曜，右制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回。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精童華顏，琳腴充腸饑。控晨挹太素，乘欻翔玉墀。吐納六虛氣，玉嬪把巾隨。彈微南雲扇，香風鼓錦披。叩商百獸舞，六天攝神威。倏欻億萬椿，齡紀郁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此亦是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眾真降於楊君之室，云此歌章青童宮中常所吟詠，以勵青宮學真者之業。述檢制之要，明修之樂。此靈妃亦別未顯名氏及所習事跡。

紫微王夫人

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行之得道，拜清靈真人。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時與太元真人、桐柏真人、右英夫人、南嶽夫人同降，言夫人位為紫微宮左夫人，鎮羽野玄隴之山上宮，主教當成真人者。是夕真會，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乘颷溯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盼，無待故當靜。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又吟曰：「龜闕郁巍巍，墉臺落月珠。列坐九靈房，扣璈吟太無。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又吟曰：「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珮何鏗玲。俱指高晨殿，相期象中冥。」又敘玄隴之遊，吟曰：

「超舉步絳霄，飛颷北壟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啟暉挹丹元，飛景餐月精。交袂雲林字，浩軫還童嬰。蕭蕭寄無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九月六日又降，命楊君染筆喻作，吟曰：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丘。手把八空氣，縱身雲中浮。一盼造化綱，再視索高疇。道

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真得良友，不去復何求。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郗。」回也又吟曰：

「紫空朗明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回三晨，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陔，晏盼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棲東秀，養真牧太和。」吟畢，亦令示許與郗十月十七日又與眾真降，命楊君書曰：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晨煥紫輝，竦盼撫明真。變踴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勤思上清文。何事坐橫塗，令爾感不專。陰阿失玄機，不覺年歲分。」吟畢，徐謂楊君曰：「夫今勤者勤其事，耽其玄微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盡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遼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悟耳，令且當內忘也。」因吟曰：

「玄清渺渺觀，落景出東渟。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吟此再三，又曰：「靈人隱玄峰，真神韜雲采。玄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攜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明人誰，所存唯玉子。」吟竟曰：「卓雲虛之駿抗翮於崆峒之上，斯人也，豈不長挹南面，永謝千乘乎！」二月三十日吟一章曰：「褰裳濟淥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賞宴玄華宮。信道苟純篤，何不棲東峰。」此亦敘方諸東華之勝也。四月十四日作七章曰：（其一）控景始暉津，飛颸登上清。雲臺郁峨峨，閶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煙灑金庭。綠蕊粲玄峰，紫芝巖下生。慶雲纏丹爐，煉玉飛八瓊。晏盼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旗（音祈）啟靈電，虎旗征朱兵。高真回九曜，洞觀均潛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其二）翳藹紫微館，郁臺散景颸。鸞唱華蓋間，鳳鈞導龍軺。八狼攜絳旄，素虎吹角簫。雲勃寫靈宮，來適塵中囂。解轡佳人所，同氣自相招。尋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椿期會足衰，劫往豈雲遼。真真乃相目，莫令心徂抄。虛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其三）朝啟東晨暉，飛駢越滄泉。山波振青涯，八風扇玄煙。回盼易遷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其四）飄飄入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軿騰太空，曬盼九虛外。玉簫激長景，雲煙絕幽藹。高仙宴太真，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嶽庭，何事有待邁。（其五）神王曜靈津，七元煥神扉。虛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盼，協彼晨景飛。總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其六）薄宴塵颸嶺，代謝綠環歸。奚識萬劫期，顧盼令人悲。（其七）靈草蔭玄方，仰感璇曜精。詵詵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八月十七日夜，夫人受楊君令，告許長史曰：「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真攝，

生太玄植簡。太素刻名金，挺內曜玉華。外榮朱軒四駕嘯命眾精聘龍玄洲飛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谷公下監禦於太清矣。」因與保命君論遠誌九方，又語曰：「念不宜多，多則誌散。誌散而求不病者，猶閉門而禦猛敵也。」夫人制服術方以行於世，敘曰：「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氣靡渾，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銜暉，霄翳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塞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真，觸類藏初，爰可哂萬歲以為天，顧嬰齔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音遐）外哉，自形無得真之具器，無任真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領，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睹晨景之回照。仰觀煙氣則六靈纏虛，俯盼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圓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藹秀，波激嶽頹，浮煙籠象，清景遯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閉塞，洪電縱橫，而呴沸雷震，東西而坼裂，天屯見化為陽九之災，地否閉乃為百六之會，亢悔則載窮於乾極，睹群龍攫爪則流血於坤野。爾乃吉兇互沖，眾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嶮巇也。行必輿屍，涉於東北則朋喪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沈零矣，此皆人失其真，物乖我和，遊競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為心，於是太上真人潛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遠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雕折，禦六氣者壽延，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清虛之奧，金闕玉答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真暉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眷盼乎文昌之臺。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煉金碧之紫漿，琅玕鬱勃以流華，八瓊雲煥而飛揚，絳液回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雲瑯玉霜，太極丹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洞之上文，煒燁元始之室；瓊音瑯書，發乎三玄之宮寶，紱紆三元之贈。蕊珮登丹琳之房，上帝獻紫軿之重曜，太真錫流金之火鈴。神童啟轅，九鳳齊鳴，天籟駁虛，晨鐘玲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旗，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抄，下寢倒景之蘭堂，月妃驂駟，日華照容，靈姬奉衾。香煙溢窗，顧盼而圓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益上，尋靈之途微妙，服禦之致合神，吉兇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玉書《大洞真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玄者，莫有群偶於此術矣。然復有體神精思，寶煉明堂，朝適六虛，使五藏生華，守閉元關，內存九真三氣，運液而溉灌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疏玄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雲、水桂、術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脂、柏實、巨勝、茯苓，此並養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術勢之多驗乎。且自頃已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邪魔橫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積ㄧ，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比日來集也。夫術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折邪節，強肉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餐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輸輕盈；服其丸散則百病瘳除，五臟含液。所以長生遠視，久而更靈，古人名之為山精之卉，山姜之精。太上導仙銘曰：

『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姜。』此之謂也。我見諸物皆當減而術為益也，直以術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禦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來之禍，形有外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夫術者，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卻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之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嶽矣。人多書繁，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服術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平，則四氣含融，天緯薦生，災煙消滅，五毒匿形，二晨常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服禦，亦無復夭傾也。今所言術，欲令有心取服，遏此災痾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相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真要也。若以道交用，解綱脫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卻消災患，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長康，敵人執轡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失度世之法，然有似騁冰車之涉乎炎洲，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自非真正亦失者萬萬。或違戾天文，潛害嫉妒，靈根郁塞，否泰用隔，犯誓愆盟，得罪三官；或遘冤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已竭，而求之不已。若逐深入北塞而不禦者，亦必絕命於兇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可不慎哉，可不慎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嘆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真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精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術以順生，漱華泉以清神，研玄妙之秘圖，誦太上之隱篇，於是高棲於峰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弗得而臣也。遠風塵之五濁，常清凈以期真，優哉遊哉，聊樂我雲。按夫人以服術為序者，亦欲歷申勸戒學仙，豈獨於餌術而已，才豐詞麗，學優理博，浩浩然若巨海之長波，連山之疊岫也。然所戒彌切，所陳彌當，得不師而稟之，銘而佩之，誘善之功，千古不泯，何至真之屬念如是耶，何至聖之憫物如是耶！」